

1974年举行的上海市第五届运动会,在我的记忆中是难忘的,特别是在市运会集训期间,与后来成为了世界冠军的乒乓名将曹燕华“切磋”球艺的经历,时至今日还常浮现在脑海中。

小时候,由于爱好篮球运动,一次教练来学校挑选运动员,自己幸运地被选中,进了少体校篮球队,开始了运动员的生涯。

在停止了多年后举办的上海市第五届运动会,是特殊时期举行的一届运动会,标志着社会开始全面恢复正常化,对我们这些小运动员来说,能参加运动会心里非常激动。当时规则规定,运动会分为成年组和青少年组,我们少体校运动员参加青少年组的比赛。

为了在市运会上取得好成绩,赛前各运动队要进行集训。我所在的篮

球队在虹口体育场(现为虹口足球场)训练,集训时和羽毛球队住在体育场对面的西江中学(现为上海市团校),参加集训的乒乓球队则住在虹口体育场看台下的宿舍里。由于集训较为枯燥,到了晚上才有自由活动的时间,所以我们运动员都极为珍惜这个时间段。

西江中学有个大礼堂。大礼堂每晚会为周边的居民放映电影,每张票5分钱,因为较为便宜,吸引了许多居民。我们集训的运动员因为住校,跟收门票的工作人员混熟了,因而每次看电影都能“堂而皇之”地混进去。看电影减轻了集训所带来的疲劳感,丰富了我们的集训生活。

记得那时社会上正在热映朝鲜故事片《卖花姑

和曹燕华“切磋”球艺

龙 钢

娘》。每天晚上大礼堂里挤得满满的,没买到票的居民想方设法和我们套近乎,以便让我们带他们进去观影。“千朵花儿万朵花,千朵万朵金达莱花,我爱妈妈一片忠心,花儿一样盛开怒放”,故事片里优美的旋律、婉转动听的歌声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,我们这些小运动员每次看完都泪湿衣襟……

电影看多了,我们开始寻找新的解除枯燥的两点一线生活方式,便想到乒乓球队住的地方就在训练房边上,于是开始与乒乓球队“约会”,到乒乓球房与乒乓球队员“切磋”球艺。按现在流行的时髦说法,这叫大球小球融合发展。

乒乓球队员相对我们篮球队员,人都比较瘦小,打球十分灵活,我们篮球队员高马大,灵活性相对差了些,教练时常要求我们打球要快速灵活,这不,找到学习的对象了。当时乒乓球队里有位叫曹燕华的,她集训时十分刻苦,每天晚上在训练房里加练,主管的王莲芳教练有时也住在集训地,每晚指导训练。乒乓球队员见到我们篮球队员“远道而来”,便让出一张训练台,让我们练练手艺。

虽然那时曹燕华还没有成为世界冠军,但她的技术已经是“顶呱呱”。我们每个篮球队员都想与曹燕华打上几拍,几个“不识时务”的队员还妄想打败曹燕华,结果被曹燕华打得落花流水,完败而归。过了一段时间,我们

篮球教练在训练时发现我们的脚步灵活了许多,打球也“开窍”了,百思不得其解,怎么回事?教练经多方打探,原来我们与乒乓球队“约会”,切磋球艺取得了效果。这让我们

的教练十分意外,说真没想到大球小球还能相互帮助到。

运动生涯总是短暂的,现在想来那年参加市运会,特别是市运会前的那段集训时光,给了我日后工作生活许多启迪。虽然现在我从事的工作与体育关系不大,但吃苦耐劳、敢于拼搏、争做一流的精神,却贯穿了我这几十年的职业生涯。

感谢市运会,感谢有那么一段人生经历。



作品好坏不单凭写作本身,更与时代环境有关,取决于作者如何对历史做出回答,功力再牛,格调不高、深度不够也难称上品。且不谈西方经典,《悲惨世界》呀,《人间喜剧》啊,就说咱自己,比如《第二次握手》《伤痕》《班主任》《爱是不能忘记的》《晚霞消失的时候》等等,这些作品从文字上讲未必完美,却无疑筑起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度,至今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亮点。

这里指的“精神高度”与“文学亮点”之间应有某种关联,作品价值并不全在文字本身,不光是怎么写,更是写什么的问题。我曾与《伤痕》作者卢新华交谈,他说写这部作品时有一股情怀奔涌而出,不仅为文学,也为人世間。我理解作者在经历了漫长的卑微与压抑,积淀的情感升华为巨大的慈悲情怀,他无法容忍时空的静默,毅然灵魂出窍奋力一击,以青春的名义向命运发起挑战。只有同

情才有正义,只有正义才有批判精神,这正是文学良知的本性,也是好作品无法回避的门槛,当我们

用《伤痕》命名“伤痕文学”时,除肯定作品之外,何尝不是向作者的人格致敬。

毋庸置疑,每个作家都渴望写出好作品,语不惊人死不休,而作品的好坏却超出写作本身。当谈论“伟大作家伟大作品”时,话题已漫出文学之外,进入人生的探索。有人强调个性解放,若为自由故什么都可抛;有人秉持悲悯情怀俯瞰苍生;还有人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表现出深刻的同情。无论如何取舍,本质上都是人性的文字“物化”,这里我们把勇气和真诚也视为人性的一部分。文学创作走到一定程度,谜底便浮出水面,其终极追求就是超越文学本身,回归到人与社会的初点,简单而直白。如果恰逢纠结时代,文学难免也会纠结,作家的把持必在文字之外,冷暖自知,风中独立。

岗哨,在半山腰

俞富章

小心翼翼地往山上爬。黑暗中听到有人喊“口令”,班长回答“黄河”,那一说“长江”。口令对上了;岗哨到了。那位站岗的战友也是老兵,班长认识他,我还不认识。他俩简单说了两句,老兵便在夜色中下山了。

班长告诉我,我们哨位身后的这座山叫虎头山。山顶上还有一个高炮连和雷达站。前方是石柱村,左边是石柱沙滩,右边翻山过去是马关镇,师部就在那里,山后是基湖村,走过基湖村再翻过一座山是嵊泗县县城。因为是夜间,夜色很浓,班长描述的景象后来在我白天站岗时看清楚了。

白天在弹药库站岗,是一件比较轻松愉快的事情。平日里,天天忙着训练,是无暇顾及营区周边的环境的,而轮到在山上站岗的时候,拥有了两个多小时的“闲暇”,既可以在哨前的平台上悠然漫步,也可以静静地欣赏海岛的风光。山上的植被多为松树,松树上结着乒乓球大小的松果,树干不高,叶为针状。松树林里还时不时地有松鼠出没。站在半山腰,居高望远,视野开阔,既能欣赏山脚下渔村风光,也能凝望石柱沙滩,还能远眺一望无垠的大海以及远方公海之上的舰船……

夏季的海岛,多台风;有台风必有暴雨。大风大雨,哨位上却永远有坚守的士兵!第一次风雨中上山站岗,是在半夜。正是台风经过之时,狂风大作,暴雨倾盆,雨衣穿在身上,不断被掀起,几乎穿不住。夜间爬山已经不易,风雨中的山路更不好走了,雨水沿着山路似飞瀑一般奔涌而下,每走一步,艰难而危险,需要十分留心。那次,我下是不慎滑了一下,摔倒在路边,雨水泥水都流进了雨衣中,好在随身携带的步枪没有摔坏。到了岗哨,这台风裹挟着暴雨,愈来愈猛烈了,远处,风高浪急,波涛汹涌澎湃之声震耳欲聋;近处,山上的松林里发出的咆哮声一阵紧一阵,有一种连松带石都要被卷走的感觉,令人毛骨悚然。班长曾说过:恶劣的天气,也是岗哨面临威胁的时刻,敌人会利用这个时机来破坏,必须时刻保持警惕。这种话如今听起来有点危言耸听,然而,当时我们是海防前线,是要塞阵地!风雨中,我的眼睛和耳朵也越加警惕,手中的枪握得更紧了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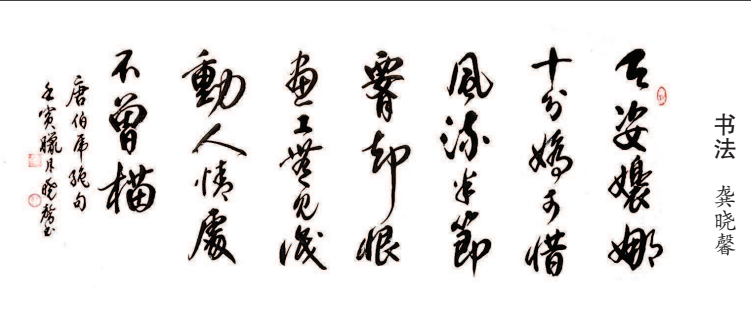
半夜三更在半山腰站岗,会让人孤独想家。半夜的山既幽又静,静到可以听到松林间鸟的行走,可以听到远处海浪拍岸的撞击,可以听到山下营房里战友们熟睡时发出的鼾声。这股安静的夜,不仅让人产生寂寞感孤独感,而且特别会想家。那一天,皓月当空,又圆又大,仿佛举手可以触摸,只是手还没摸到月亮,心里便想起了家乡那一轮明月,想起了劳作的爹和娘,想起了老妈做的南瓜饼。想着想着,眼睛愈来愈模糊……

好作品是什么?

陈 九

作品好坏不单凭写作本身,更与时代环境有关,取决于作者如何对历史做出回答,功力再牛,格调不高、深度不够也难称上品。且不谈西方经典,《悲惨世界》呀,《人间喜剧》啊,就说咱自己,比如《第二次握手》《伤痕》《班主任》《爱是不能忘记的》《晚霞消失的时候》等等,这些作品从文字上讲未必完美,却无疑筑起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度,至今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亮点。

这里指的“精神高度”与“文学亮点”之间应有某种关联,作品价值并不全在文字本身,不光是怎么写,更是写什么的问题。我曾与《伤痕》作者卢新华交谈,他说写这部作品时有一股情怀奔涌而出,不仅为文学,也为人世間。我理解作者在经历了漫长的卑微与压抑,积淀的情感升华为巨大的慈悲情怀,他无法容忍时空的静默,毅然灵魂出窍奋力一击,以青春的名义向命运发起挑战。只有同



有朋友叫我“龟大夫”,其实,我的“半医”功夫,也是因着我家四只小乌龟练出来的。最大的一只巴西龟来我家已经四年了,两只花龟也来两年多了,动物和人一样,都会有小毛病,要养好它,还真得学点三脚猫医术。

那只最大的巴西黄耳龟是儿子小友带回家的。那天,他跟着爸爸去逛花鸟市场,到家看他兴高采烈的样子,就知道买了好东西。原来是一只巴西黄耳龟。我的第一反应是有点沮丧的。我曾养过好几次巴西龟,每次乌龟都生了同样的病,生病的乌龟,眼睛蒙上了一层白雾,逐渐就不进食了……我很难过,从此不大敢养乌龟。

这次,为了不扫小友兴,我决定好好研究一下,以前到底哪里出错了?想起大学室友养乌龟多年,据说冬天,那只龟还会自己爬进棉拖鞋冬眠。但那同学对于乌龟“白内障”说不出个所以然。度娘上,大家各说各的,没个准,我想到了卖乌龟用品的网店,运气不错,遇到了一个热心的客服。原来,乌龟的“白内障”就是白眼病,真是致命的,病因是水质。以前总觉得,把自来水静置几天或太阳下晒一晒就可以了,没想到元凶原来在此!除了水,乌龟食物对水质的污染也不容小觑。以前养乌龟,我给它喂生肉、虾仁、螺狮肉等。其实,没吃完的生食,若不及时处理,也会成为污染源之一。

从此,黄耳龟喝上了凉开水,吃上了龟粮和虾干。不过初来乍到,加上原来住过“集体宿舍”,黄耳龟的抵抗力不大好。没多久,原本又亮又有神的眼睛有点睁不开了。乌龟精神不好,小友也不开心了,缠着我要给乌龟治病。要么先给乌龟眼睛消消炎?我给它滴了女儿游泳后用的消炎眼药水。然后继续探究白眼病医治方法。原来,最有效的是土霉素。我网购了一瓶聚维酮碘消毒液和一包土霉素药片。先用聚维酮碘给

学做“龟大夫”

丛 歌

乌龟的眼睛周围消毒,再将土霉素药片碾碎一颗,溶解在水里,给乌龟泡药澡,配合一天三次滴眼药水。没过几天,小乌龟眼睛上的白雾居然一点点褪去了,它也开始进食了。我们一家都松了一口气。

过冬,又是一大挑战。依稀记得我小时候养过的一只乌龟,就是没过冬眠这道坎。乌龟冬眠,可不能简单地用黄沙,我买来了椰土、苔藓。给椰土和苔藓消毒后,先在玻璃缸的底部铺上厚厚一层椰土,再在椰土上铺上苔藓,女儿有友叫了起来:“好暖和的样子。”小乌龟很聪明,没过多久,就钻了下去。冬去春来,待冬眠的乌龟苏醒了,我们

四平路是一条从虹口通往杨浦的主干道,道路两旁栽有一棵棵并不高大的银杏。相对于衡山路、南昌路、淮海路、愚园路等这些马路而言,显得稍有简陋。然而那些疏朗的枝叶与两边毫无张扬的建筑却浑然一体,和谐相处,相互依存,自然而得体,十分协调。春天的盎然绿意穿街而过,夏日亦有树荫遮住炎热;深秋与初冬的交换时节,夕阳西下,簇簇黄叶,构成了这里独特的风景。

我所知道的世界上各个城市的行道树,五彩斑斓,各有特色。

我从小看到的法国梧桐,是上海沿街行道树的特色。那些梧桐树长得粗壮,而且特别有造型,把本来并不宽敞的马路遮得严严实实的,夏天树叶遮荫,阳光透过树隙,漏下点点光斑,使得平常的马路变得富有诗意。

南京街道栽树,至少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,还可以追溯到汉、唐。南京街道的树构成了城市的景观,让城市有了绿意。虽亦是梧桐,其城市规划 and 意味不同于上海,新街口、夫子庙等老街的沿街梧桐,独具风味,中山陵、雨花台、玄武湖、鸡鸣寺、栖霞山等,那郁郁葱葱的云南杉松,成为点缀南京城市风景的又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香榭丽舍大街是巴黎的主干道,两边行道树是方形的,看不到遮天蔽日的行道树。为了保证行人、车辆以及周边建筑的安全,这些树木都被剪成了笔直挺拔的方形树。这种法国园林的风格,把整条街装扮得典雅亲切。法国梧桐不仅在香榭丽舍大街上,在杜乐丽公园、三月广场、共和国广场、凡尔赛宫的皇家花园里,都有它的身影。如果没有树木,香榭丽舍大街就缺少了一份自然的气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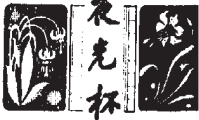
印象里日本东京的行道树,值得称道的是樱花。人间三月春风和煦,莺飞草长,樱花绽放,粉黛相染。粉色的弦月倒挂在天空,与城市的街灯相映。月逢十五冷光融,云影佳趣相送。

一个城市的绿化规划,关系到城市的形象、城市的风格。故而,不管是上海、南京,又或是巴黎、罗马都有代表这个城市的行道树绿化。有时,街两旁的树木也会换一点品种,比如上海,除了梧桐树以外,还有樟树、槐树,南京的街道也用杉松,巴黎街道用巨杉等等。也许东京除了樱花之外,还有其他花木做行道树的,既有整体的构思,又有变化的节奏。

四平路两边栽银杏或许是另一种思路。它不同于梧桐树、樟树、槐树,它有中国传统的风味,是别样的风景。秋醉蓝天,黄叶合唱,沙沙作响,金风玉露,多了一份诗意。入冬枝朽骨枯,相映天空,待百废待兴,枯木逢春,翠叶藏莺。四平路带着银杏跨虹口越杨浦,连接百年老校同济、复旦,还有培养设计人才的摇篮——我们叫它轻校的,它也是上海水彩的大本营。所有这些,都给四平路的银杏注入了文化的灵魂。

在银杏的生长意义上,它根须扎得深、坚韧、沉着,或是中国文化的象征;它有强大的生命力、寿长,或是历史的见证;它一柄二叶,寓意事物的对立和谐;叶的形状是一颗心,又或是展示了人性的真、善、美。

作为行道树,上海有它的浪漫风情、南京有它的历史风韵;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独步风姿、东京的樱花显示出它的风雅。而四平路上的银杏,丽质神秀,独具中国风采。



发现,它长大了一大圈。

去年夏天高温,我的粗心差点让黄耳龟中暑得肺炎。那天,给乌龟洗澡洗缸后,我想干养它一会儿,顺便来个“阳光浴”。可待我想起,发现它趴在玻璃缸上直喘粗气。乌龟中暑的直接后果是肺炎,那也是致命的。我不敢贸然加水,怕一冷一热出问题。研究了半天,我决定就当肺炎医治:泡药澡。乌龟病了,小友和有友比谁都着急,时不时跑到阳台张望一眼。发现它肯吃东西了,两个人赶紧给我们来报喜。坚持泡了两天药澡后,黄耳龟恢复如常了。

去年,有友的同学又送了她一对花龟,刚来时,一只嘴巴肿,一只有点腐甲,我一天三次用棉签蘸着聚维酮碘给它消毒。医好了乌龟的嘴巴和腐甲,也让我对自己的“医术”更有信心。

小乌龟们给我家带来了很多欢乐,姐弟俩包干了每天的喂食,老爸负责给它们打扫卫生,我负责“看病”。它们仿佛是学校的一员,给我们“解厌气”,也让孩子懂得了世间万物皆有爱。动物和人一样,也会生病,它们也是非常可怜又弱小的群体,既然养了它,就不要轻易放弃。学一点简单的皮毛医术,因为它们是我们特别的爱。

十日谈

为它,我疏离了《三套车》。

责编:郭 影